

從路邊到展廳——碾布石

香港歷史博物館民俗組

香港歷史博物館於 1996 年出版的《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展覽圖錄中（頁 96 至頁 97），曾刊出一張十九世紀的水粉畫，畫中描繪工匠腳踏「元寶石」，手扶木棍借力平衡，石下有一圓木作滾軸，布匹從兩者間經過，似正以大石的重量來壓磨經浸染的布匹。坊間對此「元寶石」的文字記載甚少，¹其中 Rudolf P. Hommel 於 *China at Work* ² 中曾圖文並茂記錄 1930 年代於江蘇所見「元寶石」的外貌、構造及運作。

尋寶

2002 年 1 月歷史博物館民俗組接到一位熱心市民的來電，告知於黃大仙地鐵站附近發現有「元寶石」棄置路邊，甚感可惜，希望博物館可跟進瞭解情況，並安排收為館藏。館方接報後遂往該區「尋寶」，幾經搜尋，於黃大仙竹園村尋得「元寶石」。

博物館職員(以下簡稱為「筆者」)在村內小徑邊發現那塊「元寶石」，旁為去水溝渠，而石的底部早已陷入地下，成為溝渠壁的一部分，只剩餘頂部石臂伸出地面，狀如一對羊角。該塊「元寶石」為花崗石打成，全長約 150 厘米，高 50 厘米(其中 25 厘米陷入地下)，石臂每邊各長 70 厘米。(見照片一)

尋得「元寶石」後便要尋訪物主，但見村內人跡疏落，不知從何入手之際，有一位先生自屋中出來，帶著詢問的眼神望向筆者，經道明來意後，該先生亦很樂意提供有關「元寶石」以及竹園村的資料。該位周姓先生家住竹園村已歷四代，昔日村內以林姓居多，更設有祠堂及天后廟，周氏早年也為林氏養牛，但林氏近年已相繼遷出。而當下所見的「元寶石」原屬村內「廣隆安」染布廠所有，其作用是如熨斗般將布匹壓平。染布廠為雷姓商人投資，由譚姓家族經營，當年所出產的布匹更引來不少明星青睞。時至今日，「廣隆安」已不再經營染布生意而轉行為賣

雜貨及小食的士多，但仍由譚氏經營。在周先生提示下，筆者聯絡到物主，並得到他們對保護文物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意將那塊「元寶石」送予博物館。

碾布石

碾布是染布過程的工序之一，而碾布石以麻石打成，目的是利用石塊不平滑（未經刻意打磨）的表面及重量，將已浸染的布匹的表層磨壓得幼滑明亮，亦令布質堅韌、輕薄及透氣。

其中最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如何操作如此偌大的一塊碾布石。筆者曾出示《市影匠心》及 *China at Work* 的插圖向物主請教，以求證碾布石的構造及操作方法。但據物主所述，原來碾布石並非單獨一人可操作，在「廣隆安」操作一塊碾布石需要三名工人，分別負責踏石、協助推石及抽動布匹，故碾布屬人力密集的工序。

為了令筆者更了解碾布石的操作，物主找來了一張攝於 1950 年代的黑白照片，照片背景是「廣隆安」的碾布房，該處應有四塊碾布石，照片中央見兩名工人正在操作其中一塊碾布石。(見照片二)據物主仔細講解，照片中的碾布石狀似元寶，伸出的兩臂為工匠踏腳之處，左右搖踏以磨壓布匹。但用作平衡的扶手，應為「雙枝」（狀如雙槓）而非「單枝」。另踏石工人除了要左右搖踏外，還要以「之」字的步式向前移動壓磨布匹，這解釋了扶手木棍的長度。由於移動石塊耗力不少，故需要另外一名工人從旁協助，但物主強調，無論是踏石工人或是推石工人，都是以技巧順勢「就力」移石，而非只靠勞力的。照片的右方見第二台碾布扶手架，而踏石工人腳後另有一塊體形較少的碾布石，石底綁有木板，據物主憶述，大的那塊碾布石多用來碾壓絲布，而小的那塊則用來碾封口較窄的綿布「大成藍」。

照片中雖然沒有出現調布工人，但據物主補充，其實碾布石底應有凹槽，配合石底的圓形木

輓，將布匹分段滾動磨壓，另布匹之下墊以木板，作為承托及保護。碾布時調布工人需坐於石旁協助移動布匹及不時噴水，使經「過漿」綳摺了的布匹軟化而可容易地被攤開。

「廣隆安」及「永源絲織廠」

照片所示的碾布情況只是「廣隆安」漂染廠眾多工序之一，從探問碾布石的操作過程中，筆者還認識了「廣隆安」及漂染行業的背景及運作。

據物主譚氏講解，位於竹園村內的「廣隆安」，早於戰前 1930 年代已經營漂染布匹的生意，其源頭可追溯於廣州的祖廠，兩廠皆為雷氏投資。譚氏祖籍廣東新會天河，譚父十三歲自新會到廣州，曾拜師學做裁縫，於雷氏的漂染廠打工，甚得賞識，1930 年代受託打理雷氏於香港的分店「廣隆安」，經營漂染生意，布源亦是來自雷氏投資的「華藝織布廠」。據說全盛時期竹園及黃大仙區內大大小小的染廠凡十數處，好不熱鬧。日佔時期為逃避戰火，「廣隆安」停業，譚氏亦舉家遷回新會，「廣隆安」的廠房改為養豬種菜的農地。³

戰後譚氏回竹園村重建「廣隆安」。由於「華藝」已結業，譚氏便自立門戶，投資開設「永源絲織廠」，一手包辦織布、染布、碾布、批發及零售各工序，而照片二左下角碾布石旁便出現了當年「永源絲織廠」膠袋的模樣。

戰後譚氏經營的織布及染布廠更具規模，是區內繼黃大仙廟後第二個鋪設電燈及電話的用戶。織布工場樓高兩層，內設有帳房及工人宿舍；染布廠建有多格高約一米的染布池及以荔枝木製成的曬布棚，而專程訂購自廣州的碾布石也有七至八台，分別擺放在碾布房及曬布空地處。染布是耗水量大的工序，「廣隆安」的水源來自區內的兩口水井，一口為村內的食用井，特別「好水」，另一口則是自挖的，故六十年代當香港鬧水荒時，染布廠的運作也不受影響。

織布及染布廠內共有幾十位工人，有趣的是，不同工序的工人與譚氏有不同形式的僱傭關係。總括來說，譚氏於「永源絲織廠」及「廣隆安」的角色就如「大判頭」般，負責統籌織布、

過漿、染布及碾布的各組工人，而不同的僱傭關係亦反映於膳食、住宿及生活習俗上。

「永源絲織廠」僱用的全是年逾三十歲以上的順德女工，人數未明，有家室子女的，也有梳起不嫁的「自梳女」。這些順德女工們住在「永源」的宿舍（即現在消防局位置），自行安排膳食（她們有些「吃齋」的），工資以件頭或碼數計。她們拜七姊和觀音，每年農曆六月十九日的觀音誕會放例假，並請歌者來唱「觀音出世」，十分熱鬧。織布廠二樓「漿間」住了另外一家五口的順德人，承包「過漿」的工序，專門負責將待織製的絲線加工浸掃漿料，令絲線更堅韌。

而「廣隆安」染布廠則僱了約廿名工人，多為廣府人，「吃飯時也要分兩枱」，另有廚房一職專責膳食茶水。碾布的工序也是承包的，故膳食也會分開，廠內有碾布師傅四至六人，來自南番順鶴山，他們的地位較其他工人為高，收入也較豐，年尾更可分「炮金」。染布及碾布的工人並沒有行神，但每逢初二及十六會拜土地，「吃飯時會加餸」，農曆六月十三日師父誕則會放假。

多年來「廣隆安」及「永源絲織廠」出產的皆是絲綢，分真絲和人造絲，而兩種絲料須要不同的處理方法。簡單來說，真絲以呎計，織紋呈直間，布質較厚硬；人造絲以碼算，織紋呈橫間，質感較輕薄堅韌，兩者皆可織出暗花及作碾光處理，而「永源」出產的以人造絲居多。

絲布織好後便交往「廣隆安」作漂染處理，當中涉及不少的人力技巧及化學加工，譚氏和筆者一一分享。由染料開始，「廣隆安」用的是名為「捻仔樹」的植物染料，布匹多染成黑色。值得一提的是，要將布匹染成純黑色的工序是很繁複的，布匹必須經多個不同顏色（例如紅色）的漂染池「打底」後，才能染出全黑色的效果，故「廣隆安」便建了八個高約一米的漂染池，分別注滿不同顏色的染料。

經漂染的布匹會掛在曬布棚架上或運到空地上晾曬。其中晾曬真絲時需再塗抹多層的醋料及「捻皮」上色，由於塗抹時需要較大的空間，當年「廣隆安」便覓得慈雲山觀音廟及鳳凰新邨一帶（即現在的竹園北邨及聖母醫院）的空曠草地上

晾曬，因該處地面「夠平夠大」。布料晾曬後便搬到碾布房，正如之前所說，由三名工人分段放置到碾布石下灑水磨壓，由於碾布石每次可處理的布匹面積有限，故每匹布都需要來回多次不斷碾壓，才可達到理想的效果。

布匹經碾壓後便會被摺疊成一卷卷，稱為「捉布」，然後再放進兩層高的木匣內以炭火烘乾。之後「車布頭」穩定布邊，印上布匹的名稱、「永源絲織廠」和「廣隆安」的標記後才會正式出售。

譚氏一再強調「廣隆安」出產的是上乘絲綢，戰前主要漂染「官紗」（人造絲）出口往星加坡，價錢比真絲平，當地的「媽姐」、石礦及樹膠工人喜愛買來做成褲子，以其質地幼滑通爽，適宜當地濕熱天氣；在香港只有在文咸東西街作少量零售。另外「廣隆安」亦有漂染深啡色絲綢用作縫製壽衣，又自深水埗接綿布來染製「大成藍」，然後再轉售往廣州。訪問期間，譚氏便向筆者展示「廣隆安」的出品，並介紹了不同顏色和織花紋飾的布板，以及用「廣隆安」布匹製成的衣裳樣本。

到了戰後的四、五十年代，因海外批發市場銳減，「廣隆安」便轉投經營本地零售，幸好布匹亦同樣廣受本地市場歡迎，更贏得「黃大仙綢」的美譽，當年有不少「媽姐」及「齋姑」慕名前來買布做褲，也有富泰的太太訂購布匹來供奉僧尼。

但五十年代之後香港漂染行業漸趨現代化，引入機械，人手工作坊的經營模式相繼被淘汰，再加上漂染工人年事已高，青黃不接，「廣隆安」遂於七十年代後期轉營為士多，「永源絲織廠」亦變為民居，漂染缸填平了，荔枝木製的晒布棚架也扔掉，而多塊的碾布石早已長埋地底成為地基，現只剩下路邊的那塊碾布石在見證昔日的繁華。

從路邊到展廳

由於物主願意捐出棄於溝渠邊的碾布石，搬運當日館方特別安排了專業搬運公司在小徑的路段鑿地取石，用機械吊臂小心翼翼地將石塊送上

貨車運走。碾布石抵館後隨即展開清潔，並進行登記的手續。剛巧展覽組當時正籌備「香江點滴——回歸五周年新增藏品展」，館方便安排碾布石在此展覽中「首展」。為豐富展覽陳列的故事性，館方更向譚氏借來「廣隆安」漂染布帛的色板，於碾布石旁展出。

展覽後譚氏更慷慨捐贈出布帛的色板一塊、深藍色「大成藍」及啡色綢布共兩匹予歷史博物館。其中啡色綢布的布邊印明該布名為「真靛三缸青」，是當年外銷南洋用作製壽衣的衣料，另亦印有負責織製及漂染布匹的兩個商號的標記——「永源絲織廠出口——香港九龍城竹園村源字商標」及「廣隆安」。（見照片三）

註釋：

¹ 筆者曾於互聯網作搜尋有關碾布石的資料，其中尋得以下網站，但只顯示了碾布石及石轆的形象，並沒有文字介紹 www.randdf.com/digimuseum/tool/E/01/02/03/E-01-02-03-080-left.htm。

² Rudolf P. Hommel, *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Whose Life is Toil, and thus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37), pp. 191-278. 該段記錄詳見節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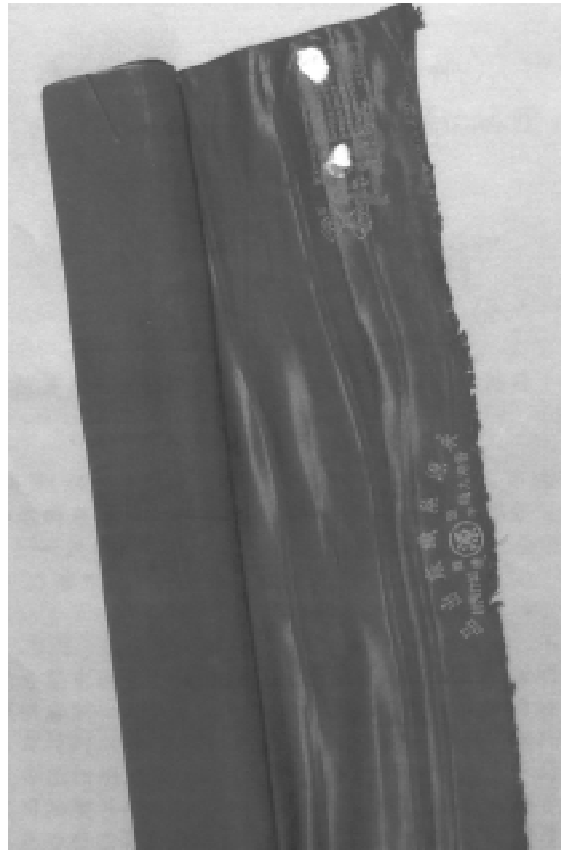
³ 有關竹園村的歷史背景可參考《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 1957-1982》頁 16 題為〈十三鄉今昔——竹園鄉〉的文章。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三

節錄一

Rudolf P. Hommel, *China at Work*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37) pp.191-278

“There are three essential parts requisite for the process of calendaring freshly steneilled or one-color dyed fabrics: a stone base plate, a wooden roller and a peculiarly fashioned heavy stone which is placed upon the roller to move it back and forth upon the base plate. They can all three be seen in Fig. 278.

The heavy notched stone, shown tilted on its side, is 29 inches high, 2 feet wide at the flat bottom and 13 inches deep. Enough is seen of the base plate to perceive that its upper surface is concaved into a flat trough-like hollow, in which the roller of very hard wood can freely roll back and forth. The roller is 20 inches long and $3\frac{1}{2}$ inches in diameter. A few feet of cloth are laid under the roller on this curved base plate, brought over the roller and folded over on the side where the rest of the cloth bolt is lying. Then the heavy notched stone is tilted upon the roller so as to move the latter back and forth until the strip of the cloth under pressure shows the desired gloss.

The apparatus is operated by a bare-footed worker who jumps on top of the stone and with one foot on each of its horns dexterously does the tilting. To keep his balance he holds on to a horizontal bar fastened at a proper distance over the stone. It is really remarkable to see with what ease the worker pedipulates this heavy stone. Fold upon fold is thus fed under and over the roller until the whole bolt has been calendered. Each time a new part is ready to be shifted in, the worker tilts the stone on its side and rearranges the cloth.”